

蠟 蝓 雜 記 第 九 之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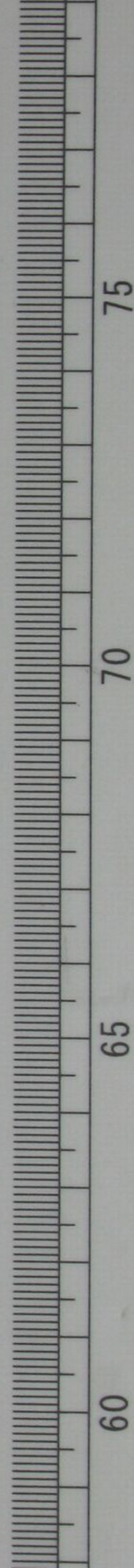
計 六 冊

風 陵 文 庫

文 庫 19

F 196

5



蠙蚌雜記卷九目錄

竹勿山石道人著

望夫再化

銀河舫

冲漠丸

官中品

巨人足

綽丞相女

石碣神

貴吉雜記 卷九目錄

F0196-(5)

此山... 卷九

蠓蛄雜記卷九

色多山不道人著

望夫再化

歷陽南山姑熟北渚巖樹自老江雲不流吳楊行密  
 時道士温少元誅茅江邊白屋丹房風雨時至有樵  
 者入其居出酒果為勞記其題壁云我懶與牛罔知  
 神姦爰將鑄鼎圖象肖顏彼罔兩者妍蚩之間犀照  
 自煖無神守關沉埋干叔始得大還噓氣入荒冥搜  
 用艱英雄息燄垂鈞心間孰掃除此置銘高山樵者  
 出以告于人渺不知其何謂也久之有鑄鏡叟軒轅

質吉雅已 卷九

燦者由揚子江來構廬于少元之側少元守丹火燦  
來視嘆曰火白矣未青也少元默然燦鎔鏡液少元  
往驗笑曰液精矣未神也燦亦默然又久之漁者  
自稱豫姓晉人護之畚寔宋人且之後亦葺一椽于  
軒轅氏之右不訪道流并不訊鏡叟晒網圍其屋俱  
破壞無完格少元偶出戶見豫翁之網謂曰踈者鮮  
不漏况不及踈乎豫云此非天網亦非法網也何以  
踈密言之少元曰魚網固然耶豫云亦未卽魚網且  
子之丹果爲仙乎軒轅氏之鏡果爲人乎少元異其  
語因再拜請受教豫云牛渚磯之物出而亂晉子忠  
于晉者物故戕之今其物又將乘亂出矣無我不能  
禁暴無軒轅氏不能燭幽軸子以明益子以健吾將  
意爲餌而神爲鉤子無忽爾少元復拜曰吾以師言  
續前生之志若網與鏡之相助爲用其說不得知之  
豫曰子之仇爲歷陽郡公峻我與軒轅氏之仇則大  
將軍敦也峻與敦皆爲異類下潛于淵峻以死後奪  
子之魂敦以生前殘我與軒轅氏之命無怨不復固  
將澄清惡滯剪滅竒妖始以遂其懷俾無慮于世少

元既得異聞恍開神悟即乞其月日豫曰陰消陽長  
未可預期物將亡自來求戮子先取之亟正攫其禍  
也少元辭去密告于鏡叟燦曰俟吾鏡成即其時矣  
此間僭號有與僕同名者則子之丹可以沸泉豫氏  
之網可以攝鬼吾以心合鏡以鏡化刀而孽可誅耳  
及南唐主李煜更名之歲有貴池士人夜過東梁山  
就寺中宿者將寢忽傳山神來召見則素衣女子也  
謂士人曰君世人讀搜神記輒以為不足信所見不  
廣宜矣今與君...誅妖之事

何如士人不敢却...不見無數戈甲陳於  
渚邊左右呼王大將軍出視其人一身而二首又呼  
蘇郡公出視其人羊頭而虎軀相與言曰南唐亦東  
晉也吾輩不出如劫灰何近聞人言有作不靖者行  
將瞰高明之室是又然犀故智也前時取温嶠之手  
安在哉一執戟巨手人前曰今日又將縛温道士乎  
須用成烈無假手他族矣其兩人諾而遣之未幾一  
道士被牽而至從二人一持網一握鏡道士呼曰縛  
太急吾自投於水其兩人大悅至渚邊道士吐元珠

十餘顆瀉水中戈甲士皆自沉渚不復見其兩人向空窟轉入網底觸鏡成利刃橫截其體巨手者已爲元珠穿穴死渚中羣怪盡面縛出水山神謂士人云是皆搆亂噉吾壻不歸者恨不手刃之蓋爲鯁鱗魚鱉犬豕麕牛諸物詭變異形者士人戰栗聞持網者曰此物無盡誅理僕開三面以逸之物窟江海者過半餘皆死劫潛穴一清焉惟老鼃巨蛇如困如輪呼道士曰太真休矣吾輩本清流羣小招之以爲望雖不與其難行自慙也道士不識取鏡照之乃復八質一爲郭景純一爲杜元凱三人皆拜謁曰爾巨公何作此狀答云名士以道德尊不以形相陋然三君慎勿更入世爲峻與敦所報也咄咄皆散江濱聞烈火聲則道士及鏡叟漁者之舍皆焚燒盡矣士人驚怖無語山神云凡諸攻取水土中無日無之士人隨歸山寺命出就寢天明山寺杳如其身卧石人下上刻文云古望夫女化形之蹟士人嘆息云此望夫石再化爲神也是曰江行索夜來境殊不少異其火焚廬舍竟如淨土云

念湖氏曰茫茫世士物害何多川澤之精代出以奪英雄之氣者常也欲報之惡宜無盡期然不報則山林不若據處為患是聖者所憂故事幻而理真士夫正坐不知此

銀河舫

涼州人樂大章善為新音傾動萬耳嘗云有絲而無人彈有孔而無人吹以其泥古而失今也音浮靡不適於中和皆古伶工樂籍翻異以媚時俗其後雅不亡而鄭亦存變鄭復唯當求之今今同時得易成之善琴箏阮琵琶道善笙篳篥盧管康玉善革木石諸器相與浮沈瑄宮吐納豪氣所著有大石調雜十六章大章之說曰天籟至高帝所之奏非人間細響宜於發揚處求之孩童為元音其聲動魂魄鷄之唱也子高於牛故理中聲者先於大石調先是涼州歌曲盛稱於唐代而樂易安康四人不傳有呂生者名陽涼王光之後得大章真傳嘗以秋夜吹笛為錦馬超一曲健兒咸廢寢食鼓琵琶為寶蓮波一曲女子嗟嘆累日皆十六章之遺也自好擘阮乃製阮之

專曲名曰三原夢吊奉先也題其譜曰步將何須縛  
虎嗔時逢漢魏未能臣情甘得婦娥眉賤才邁封侯  
燕頤真代郡陳豨原有道龍城再閔尚爲神不憑哀  
怨涼州曲千劫誰傳射戟身其曲音節凄放想見人  
馬無倫令人有壯士成禽之慨呂生東遊至長安逆  
旅終南雪消輒見佳氣因取羯鼓爲漁陽散之曲亦  
大章所造新聲夜旣闌將就枕忽有推戶入者如漢  
官粧致辭云夫人來詣生蒼皇不及避有危髻美人  
入與生爲禮云君以聲感人妾亦解洛陽女歌兒調  
進於技無越思也生云夫人志乎古者歎抑今樂也  
美人云妾古女也而求奇於今生大駭深以妖至爲  
恐美人曰妾在漢末稱貂蟬歿爲灑水神以溫侯新  
出天獄主三原禡神問訊還轅聞君羯鼓聲能達幽  
怨故來相訪無以異道見疑生以所作三原夢阮譜  
相示美人泫然曰此則君侯不死矣因索筆綴其後  
云下邳岌岌河水滔滔人申布死疇惜其勞彫隲誅  
董濮陽破曹若爲黔布不反漢高智出牛後命輕鴻  
毛英雄逐鹿成敗所遭投筆而泣謂生日君發侯幽



光妾無以報將求天上人侍巾櫛子歲十月之望有以丹中降者君其滋培耗液提攝枯陽植根黃鐘定位丹籍候之宗大有人矣遂辭出戶生尋繹題句音節自成爰以箜篌調彈其詞美人忽從戶外呼云止止妾雖屢見海塵亦不能復繼此聲矣又數年生以訪友過涇原獨夜不寐牕月入懷啟戶延佇見天河瀉水銀如瀑布下至地則皆散爲螢火一畫舫自河中墮煙縷如船纜在上倒牽之徐徐下至生前舫僅容一人則雙鬟女自其中出拜生云鬟方諸小字滿月以素女之命瀛神所薦奉明水以待君子尚其婢嘗爲生視其髮絨柔甚美白如玉疑不從人間來謂之曰吾雖洞達萬寂然落落無婢女情卿忍以明投暗滿月日數至而舫來此仙遇非鬟自由也卽以手畫其舫四裂爲雲衣疊之成束帛置生之笥中生自此品竹則滿月以絲調隨舉雜器靡不屬和生告於所知近得美婢來觀者滿月卒不與見生每叩以銀河事對曰夫銀河成形于上面體物自下人世望河中以爲縹緲其識淺耳河中視人世則烟海汗漫

可曰遊其間但質清者終其劫仍能上騰神濁者一  
墮落卽爲異類苟離乎人遂不能上于天鬢之精氣  
苞符雲漢性命所成依于四瀆故天上別無神仙皆  
寰中有道士也生又問支機石故事信乎對曰嚴先  
生自是知天第支機石原非天上之物在星宿海中  
牛女之精遊戲于海耳且浮查入天河博物家荒誕  
之語弱水不受羽毛蓬萊猶見清淺未聞一葦可杭  
若夫天河罡風萬仞且在其下此客羽化久矣安得  
至平生問河之形若何對曰河隨見仍伏有源無流  
騰屋耀榆如下土城郭人民望之攢簇以其色素也  
而疑其天一所生可矣將同于江漢如漁父之問諸  
水濱真宰上訴不亦笑其愚且僞乎生復詰云然則  
卿之舫又何自來對曰家自有門戶居銀色界父兄  
爲介士直通明慮憂慮依素女屬宮車後塵非河間  
水宿也假衣裳作舟掛安用枯查生憐愛之惟恐飛  
去滿月每勸生節飲休興方士交生還涼州適敦煌  
令南宮鵠善鐵笛以九日登山高會生過之鵠曰吾  
嘗東南行得島客所傳數調乞公損益之乃弄鐵笛

爲日逐王子引炎日滿林揮汗如盛暑生嘆曰異哉  
浮陽鑠金是朱鳥南離之響也吾西北土僅能操土  
音而已乃彈胡琴爲毛后墜馬一曲四山風雨颯來  
挾纒者猶有寒色鶴大驚執手行山寺謂生曰公之  
曲誠高矣抑積陰亡暉有水月之客氣君所遇必非  
世人盍爲我言吾所吹鐵笛卽震雷之精龍火之變  
可攝伏之不使損公真元亦不放鍊劍咒神法家陋  
習生感涕言曰卽有之乃解語小婢耳彼至而吾曲  
進亦謹愿無過何忍斥逐鵠曰陰柔之悅人也中子  
骨君窺其底裡彼自遠君約生以他日携鐵笛來訪  
因而察識生旣歸滿月悲嘆云數將完矣然郎君畢  
竟壁後置人而後遣之俗未能免也生日燉煌令君  
弄鐵笛以試卿之明吾却之而於義不順卿無懼者  
卽俟其來否則避焉也可滿月轉笑曰誠亦無懼奈  
素女之侍者爲世人所窘如諸夫人之譏訕何至其  
日南宮來請生之小鬟以禮見卽告生日幸也是兒  
非禍公者祇不宜久居人間滿月請曰令君之鐵笛  
婢也可得聞乎令辭曰亦無須此僕不肯遭素女之

此曲來言 卷九  
九  
噴生曰不然吾俗人信目而不信口請試其技但無  
所挫辱是兒感之甚矣令曰挫辱固不可且亦不能  
因出其鉄笛吹鯨呿鼈吸之曲方入破滿月取琴彈  
綠珠還珠之曲其所創新聲也未幾鉄笛中裂化爲  
兩小象以鼻來捲琴滿月擲琴碎爲三鼠逕逐象皆  
帖耳伏南宮曰素女所授妙理乃今知之滿月笑曰  
令君無輕試鉄笛也以令君之上客不敢令鼠子傷  
其物卽叱鼠復琴質小象亦依然爲鉄笛焉滿月與  
主决並拜令曰令君遲至三日郎君證上果矣今落  
次乘翅視月色滿庭現會中所置東席以手指畫作  
前船直上銀河雲起乃滅生惆悵無色問令曰婢何  
人斯令云不休斥言也遂吟云昭略何曾知許事空  
傳趙后帳中春髻螺素女無猜耦天漢青衣大有人  
定甫氏曰聲音之道陰苞平陽方諸以水助火呂生  
官可洞仙南宮武與蚌爭不勝波及于蛤爲又以南  
方鶉火之精煎熬元武矣於是識未旣濟兩卦索解  
爲難

冲漠九

方國珍據明州有僧煽其徒謀為亂國珍戮之懸其首釘其身一夕首為破瓠身為截柳方有孽子名韜嗜幻術知此僧幻至高即出門訪其踪循海墻東行至一山無木彌望有兩異鳥噪其際羣雀從之見大樹無枝一僧跌坐樹腹中嗅鼻穴隱雷曉絲牽電知其異也跪拜無算僧忽醒笑客何幻癖之深韜告曰弟子志切移山恨思填海無人傳者奈何僧命之入巢樹中寬可容席韜坐叩以淵源僧云昔孫恩亂海東營為梟帥子會稽內史王凝之也子不喜治其兵城破為吾所害謝夫人力戰死寔兵解去為天姥山仙子歷劫皆好道術而不終吾累轉為僧與盜而廢山林之行闕廊廟之修子家翁即孫恩也戮吾以雪前生喪師之耻然吾之術以死為寄以生為歸與儒者互異子欲知其號為僧名大楞俗姓綦母但呼楞帥可矣名韜為道癩製行脚僧服戒云從吾之道不履中區出入海島在寇言寇與妖言妖爰教術於樹中密授要字以氣呼以手足攝命之咒異鳥為皆作人言而問所使道癩稱欲跨之起楞帥騰身

上兩鳥背左右各負一翼起師之身大於螭道癩覺  
其身爲餓鼠被兩鳥爪所攫卽定神視師則亦爲兩  
鳥分啄碎其體乃大怖急如前覆咒倏見師端坐樹  
中兩鳥死樹下楞師曰子可教矣見吾身子有自來  
見鳥身子有自去來去之象生化之緘此靈鳥變也  
語畢兩異鳥冲天飛去師又云妖之道以人從欲子  
何所欲乎道癩云欲得錦衾中人耳師復援一咒卽  
昏晚窮谷之際芳豔自罪一粲者神驅仙策而下網  
溫如常人與蘭而術畢道癩謝師曰此卽李少君嘗  
傳致生人魂不宜寂致死人魂不宜感頭所致生竟  
也欲使百里之內十二辰中聞香卽來須冲漠丸也  
道癩問其方師云相思鳥之腦連理木之根隔河相  
望之龜眸異穴同流之鹿腎合以交頭草之汁生節  
蟲之鬚置於衣中則易起居置飲食中則通嗜好然  
陰人過六數則劫火燒人不死其變也當檢點無恣  
肆道癩識之方氏旣亡海內絕妖懺楞師謂道癩曰  
子家翁成敗在海惜無人傳之子若虎視海角求爲  
東甌王君以術輔則張虬髯之扶餘攘奪不足稱也

道癩曰善矣時甫承平人思梗化如火熄而復然泉  
 枯而復滴此其時矣不識吾師策之若何楞師云普  
 陀巖北海汝島可以鍊石吾將採靈藥化白金以濟  
 海濱之貧而強悍者陰啖以官號使盡折而居為軍  
 興先導又聞倭尊婦女其女淫且善鬪子偽尼以色  
 餌之因而女樂為我用嗾其男蹴踏海境與擁官號  
 者相應事捷則據城郭稍失利偃息鯨波以待時豐  
 何不可也道癩問云尼可偽乎楞師云此又須納龍  
 去故以平及尾閭蜃戶織許正如捕獲之求言乃戎

曰不及歲周潛精感陰宜可得志但邪熒妨牡苟醉  
 三年之酒會遭十月之雷子當知退道癩竟附海舶  
 入倭四飾施藥女尼倭人欲私之而尼陰道如鼓皮  
 不受才鑿乃舍去倭女爭致之詭云古佛姥授以濟  
 人航施丹藥結海天緣倭女稍近則為冲漠无所乘  
 即潛與合而秘之以為化人不數月給令其倭男乘  
 風使擾濱海諸郡至明州則諸無賴子受楞師白金  
 署偽職者以螺聲應以鷄羽傳邪氣大作蠱賊合謀  
 楞師自稱國師而道癩入島中置倭女頗縱其欲擇  
 質吉佳已

其尤者脩他日偽十宮之選倭人之黠者知其志荒  
 淫無遠圖獻謀與閩帥合圍攻其島楞師為伏卒所  
 擒入檻車而失所在道猶咒火繞其宅兵無敢前適  
 胡盧兩生詣軍門曰其氣不上炎幻也引兵前縛之  
 械送明州至途中道瀕水飲衛士與之噴水成霧  
 日午而曠倏有疾雷震其地霧散而囚死背書天象  
 云火猪水死天壤之間乃有此將棄其屍空中來大  
 鳥嗅之亦化鳥雙飛去海嶠不知是楞師相救否  
 宋西漢曰形而裏道中土所不容每靈之幾宜矣化  
 為大鳥似得王次仲之理吁可怪也

官中品

陝州劇城范金兒多譎智雖善捕者不能豹窺之聞  
 地有貝姓由永昌販寶物歸者遣其徒踰牆為窺而  
 坐計其功高弟俞虎兒嘗視范為羿欲盡其術而掩  
 其名請於范曰師每晒弟子非獨當一面之才此行  
 也願振旅而返有所債敗永不侍門下范曰子技亦  
 可矣吾已授策小兒輩子其先登事有急則以錦囊  
 贈卽袖一紙裹命秘藏之曰如此物無用則吾道不



能傳如此物不知所用則子不得復吾命虎兒諾之  
去三更率其衆六七八人乘良氏樓屋衆絕虎兒下良  
氏擊柝者紛如俱在樓下左右吶喝而不知盜已入  
室虎兒因得乘柝聲便入樓內無觸物聲其櫝旁卧  
司鑰者虎兒以藥屑禁之熟寐不聞雷雨就枕邈得  
潛人佩帶取櫝鑰潛出誠其衆曰吾入櫝取物若等  
以櫝旁瓦際墻下三處鱗接無得因循失幾勢衆從  
之取物將盡其櫝旁賊受范之方略久矣至是滅所  
爲巨種暗擊其櫝蓋扇之而自出撥屋與衆先返虎  
兒將出忽爲櫝鉅知范師之嘗試也出其楮褻口節  
之則味澀手研之則脂滑乃醒悟曰得之矣以其物  
塗面作兩鼠門聲旋一鼠嚼木聲樓下柝聲既息有  
警者聞鼠子甚喧登樓呼司鑰者不應抉門入燭之  
如中魘狀鼠聲方大作於櫝中恐其損污寶物也乃  
先以鑰啟櫝一異色鬼承櫝蓋而上其警者驚呼倒  
地虎兒躍身自其樓屋出移時亦至范師前叩頭云  
神應之妙真吾師矣范亦笑執其手云君亦不當久  
列弟子也是夕良氏之櫝如洗厥明以聞於吏令君

單劍光以捕盜有聲於時蓋嘗為賊曹者也聞報自行察之一月之間蹤影俱查市廛喧寂之所百里內外若求幽而佞佞矣令君榜於門曰今年冬盡有滯棺於家不出城埋葬者罪其有服人于是告捕人曰有新棺出城而無婦女送者必以告尋有婦女衰服送一棺將出城而婦以中惡返抬棺者多遠鄉人偵者來告令君踵其跡行至郊外十里遙抬者四顧停棺微笑而返餘人入野廟中令君謂捕者曰此非死人官也急置往捕有四人歌曰眼前金玉歸何處鏡

得肩輿上古原生死人兮肉白骨一杯重與洗煩冤捕者即縶而至縣詰以何時盜具家物具詞互枝梧按之久則言曰願開棺相獻令君訶曰及棺未開也而吐其寔開則悔罪晚矣四人合詞曰昔為櫃中寶今沒原頭草請君開視之此物常不老令君曰既知其情寧出所科命伍伯視一人黃鬚紫眸笑而起揖令君曰身是官中品暴我何為令君大駭怒詰四人則曰所置金物無數詎知其為人乎且范金兒寔教為此舉誰悉其曲折其人復揖曰范金兒愛我使卿

賈吉佳已

二

此山來言  
輩埋我今令君活我何以待我令君密捕范至責以  
請張故范正色曰民爲盜不能爲仙也化金物爲人  
豈探囊家伎倆令君曰若不能化物必能化人吾宥  
若罪疑視其人酷似范祖父像卽拜云孫爲盜魁乃  
令祖父暴露果爾請自絕爰抽佩刀刺舌血噴之其  
人大叫倒地逡巡而復金質焉令特貫君罪并釋四  
人問范致何以祖父之來則曰祖父爲蜀西南太守  
愛寶物以死死而化寶物宜也今貝氏之物相感互  
化故規其形以精破形而物始出然爲吏言術吏  
卽不得爲慈孫矣慟哭乃去陝中士作官中品得可  
云

鳳西氏曰讀良先生之篇知鬼物爲金記官中品之  
事知貨爲饒守夫人惡其死死爲寶物則其子孫無  
不願祖父之速化而官入棺皆可貨化人欲其生生  
爲貪夫則其祖父無不願子孫之速開棺出官不足  
悲也

### 巨人足

雷州山水之錯有地名自來邨鄉民冬月鋤地多得

異色鷄每炙半熟而食食此鷄之民及夏秋間中夜  
卽失之不知感何氣也時有外洋士以風漂至負藥  
裹入村覓食自稱瑪斯羅村人問所能云善驅瘴鬼  
亦施諸藥物有染瘴者咒之而愈斯羅詢其家長盛  
然云今年失吾父踪于卧席間得裂爪斷髮想爲妖  
物殘矣斯羅嘆曰生命日蹙其何以堪吾當潛予宅  
以待其物由是居三月一夕三更後風雨忽至有一  
足出庭際斯羅在室中屏息伺其足如龍蛇之屈蟠  
虎豹之騰擲頃刻而大過車輪足指如巨錐穿罅石  
墻爲洞戶斯羅潛出仰視其軀如古嶠嶺岬未可尋  
丈許也倏有兩小人自其袴中出入戶與斯羅爲禮  
曰吾饗養神門下士也神種雷子十萬打鼓建旗以  
恐嚇鳳麟洲諸迂仙思得餽遺爲百仙鯖今多爲自  
郵民所掘食神始怒降按籍以討盡網羅之吾依神  
作計者敢違教耶斯羅問云所討之民誅戮乎抑遷  
徙乎兩小人曰神之令置民于海屋不死而羈縻之  
若其家有以金銀褚獻者由吾兩人進則贖之還不  
願還者授鷄人官保護雷子吾皆厭人倫而隸鬼行

者也卽出一帖與斯羅閱中列主人父子名斯羅叱  
曰金銀楮卽所不惜豈容貪魔殘忍兩小人曰神多  
道負天門靈官索酬諸急故吾兩人爲設法多取斯  
羅密誦禁貪咒兩小人皆叩頭云小能怒吾輩請  
焚少許金銀楮看其子而還其翁斯羅喜謂兩小人  
曰子之袴上東道斯羅可得見否答云神欺懦而畏  
強子欲見其一直形但貌之用荻管窺耳斯羅從之  
管中惟見猙獰狀本不甚大若巡方之帥左右武失  
其吹虛其衣皮故大不可辨斯羅旋言兩小人曰吾

命主人子行賄焉何如兩小人復叩頭謝曰誠然則  
吾輩有以報命於神矣遂持帖入巨人袴中而是足  
不復見須臾天旣明風雨中墜一繭絲囊啟之則主  
人之父似睡起者斯羅呼主人焚金銀楮爲謝其父  
但索食急詢之海屋事情然不能答斯羅恍悟曰巨  
鬼之溺多化貪泉清淨民飲之不辨方物茲殆是歟  
以劍刺其腦出黑血如汚池水其父遂省還家而嘆  
息云吾不應食地下雞幾爲巨人葬沙泥今以納賂  
得歸不歸者多于鷄也斯羅曰饕餮神者雷之壞道

如計羅烝宰之賊星官焉天地之大邪正雜糅外洋  
多智識不免滋惑况寰中乎負其藥裹竟去自求村  
之民惟此父子復人質徒陽居愚民蚩蚩鮮不爲兩  
小人所勾者

伯升氏曰巨人嗜利小人與謀見其人聞其語惟此  
居民易入乎網難出乎囊知自求口食之不能無害  
也向外洋而乞靈其援手不亦僅歟

續丞相女

洛陽魏公子綺麗自成善調顏色每所至妓館爭却  
其夜合之資惟彈箏酌醴供奉如神仙或相與言曰  
是郎福澤至厚標格極華其所坐皆三日香也其所  
施皆十步錦也不及時自薦失此妙果永墮塵霧矣  
妓家多名人集賦新語有與公子賭筆陣者公子應  
之題蕭寺閒花云匡天女之能散孰風姨而可招其  
得名以草肅或憑物云花妖梁園癩草云謝鄭家之  
書帶被鄒氏之霜華豈不堪啣鹿蕪穢或可藏虵  
羣士美其雋思名娃爲之動色公子東遊至廣陵憩  
遊旅鶯燕寂寥無復洛陽旖旎輒放吟云廣陵散後

暮鴉天藉甚腰多十萬繩冷落世間風月主畧無人  
夢杜樊川呼酒自家意氣殊矯陸房一叟自稱姚老  
爲郎君覓仙偶五閒花廢草固不足道也公子問其  
籍云亦洛陽人問何處得五仙偶云此間綽丞相有  
五女皆絕色也願同事郎君公子謂從未聞有綽姓  
又相何門云蘇綽之後相溼丹氏公子云是可婚也  
由是以姚老爲斧柯詣丞相之府耀錦若江倚香成  
國丞相衣五色無縫衣公子拜曰洛陽魏奪朱謁門  
下不審是快婿否丞相答拜曰公子與我王同宗五  
女野處之秀所謂勿棄顧顧者恐未足以儷金玉姚  
老再拜曰吾鄉人與丞相無黍冰玉何多讓乎丞相  
命五女出與公子行禮陳樂于庭綺席旣開諧談脩  
暢姚老倡云五陰助一陽花相事花王獨有黃衣者  
年年作嫁裳丞相酬云五兒同祈大竊藥摠能仙何  
日洛陽去穠華叶一篇大女吟云佳麗世間無子旌  
問彼姝大家誰領袖潔白獻盤盃次女吟云當階翻  
可惜吟尔玉堂客中道休棄捐妾心惟有赤三女吟  
云斜陽無數鴉亦似妾含葩却爲殿春事才人吐墨

花四女吟曰青霞染我裾卯色滿階除持以贈君子  
可能玉案如五女吟曰婪尾知爲妹黃琮卽雜佩何  
如姚老人與壻相酌對姚老笑曰媒者亦遭唐突耶  
公子起舞作歌曰羞陶朱與猗頓兮耻樊重與王根  
子不願于富貴兮騎鳳皇而遊帝閭彼美而艷兮孰  
攀而捫惟藐姑射之處女兮各移情以銷魂謂五色  
兮豈無主聯女須兮歸王孫醉天酒于房中兮笑春  
風而道尊歌畢姚老以禮成辭出丞相取香爲公子  
合其權公子從容倚闌眾芳多媚師能左右樂未央

矣居無何公子思念鄉國將以五女還丞相無嗣門  
媚看女稍難遂其請五女乃諫曰半子非子安得靳  
之魏氏累葉向榮不足以接綽之孫枝久矣五女不  
易一男惟翁省之丞相出涕曰寄生草木誠不如葛  
施瓜綿兒女有家應不復憐其老獨若念二分明月  
尚其騎鶴歸來慰翁榆晚五女亦泣而辭去與公子  
還洛中丞相遂隱居效留侯赤松故事適公子出門  
後其鄉爲戎馬蹂躪已失故居有處士蓋日月者魏  
宗之姻憫公子之賸嬌無屋也以其間墅宅之洛濱



春日士女遊觀五女亦與見者愛而不敢狎美而不能嘲公子故從旁睨之遂給于眾曰彼天上神何為至此五女亦解語相譁云誰謂西人之子不乞相耶然維生固饒舌也五女各出釵鈿贈公子相與壺啓歸人始識其伉儷而飾桑中之好也是時繪事人買伽藍善勅勒之術見五女子墅中妖艷出凡質疑非人因于廢道院靜夜呼神致其魂五女翩然至公子自後即其履賈隱月池邊下窺則影在水中者一壯丹紫五芍藥各一色耳值其未返密圖化貌托根竒

體分為兩形藏之書笥中而遣神放還舍及曉蓋君之墅男女一空如為盜劫者人或以公子汗漫遊得仙說理也後賈過汴河見畫舫客似魏狀驚訝欲避公子已來賈舟再拜陳請曰聞足下兼周昉黃筌之技會圖吾夫婦形今五婦背化惟吾僅存乞以此相贈戴德重於丹樓矣賈開笥出示之公子大笑不已踪跡杳然賈尋視二圖亦如僧繇之龍點睛飛去焉可石子曰予嘗飯平山堂士人家得見此傳疑為宋元人小言不謂勦襲斯部想見錦思從橫中有花骨

爲之結構

石碣神

明末閩州劉雖號小千斤幼有膽力慕鄖陽劉千斤所爲因襲小名所居村後有假空峒山其山神祠前露紫石匣中嵌古劍柄出於外相傳昔劉襲曾掣劍入手而復遁還匣後始得擁僞號云雖初以樵蘇登山掣劍出鞘者數寸隨出隨沒心竊異焉以告其塾師陳狐火偕試之劍如前狐火喜曰得南漢王之半亦足以自雄矣願子自貴雖云師識占篆蓋觀匣旁之石碣狐火尋其碣以意測之若云三尺劍帝者守盜尺得王寸者寇劉氏諸龍小虎後謂雖曰子之名在碣上殆當出世時乎於是雖與狐火約苟富貴師弟共之耳初雖貧不能自給村之富人卓氏王氏嘗給雖傭直計其工此外卽無所周恤雖啣之以告狐火曰吾若得劍柄者必獲二財奴狐火曰并致此二家爲子用命雖問其計狐火曰吾于數月前已料量之子之化龍當在此舉遂出兩石匣乘無人時埋于村前小山下越二載其村人有報賽事狐火以前一

夕理烟火物於小山伏機以伺及報賽畢入夜遣其徒發機村人見山前炬光起不知何恠異眾爭問狐火谷嗟答曰光燭天宜寶藏也明旦村人與狐火荷鉏開視深二丈餘則兩石匣露焉其一藏素書天女劍朱書其下云書記天將名劍作萬人兵授尔陳穎川以輔劉彭城其一藏封冊注雌是南漢王狐火為相卓氏官將軍王氏官刺史貧且勇者得偏裨餘各有部署兼不識里居之豪凡百十六人村人大駭挾狐火以謁雌時雌方白醉卧柴枝上卓王二氏推之起稽首曰王無為卧龍矣請受臣賀雌曰君兩家富于諸候何為此赤族語狐火進曰數不可違冊內諸風雲豈皆破家者耶雌曰我樵人諸君故欲阮陷奈何涕泣而受賀狐火建議曰卓將軍應造器械王刺史合調兵食且竭兩家倉庾以供士餉有鍛者請曰鑄恐人覺若何而可狐火曰白日鍛應于地窟周遭合巨甕以收其聲昏黑以鵝聲亂之三月器大脩將以海舟攻掠近海諸郡而時方倭嚴海口出入之禁狐火曰島師多嗜利征商無遠謀令出海以販賤

而入內以販魚舟緣汊入港則進取易也乃按册召其眾先以數舟出海成兵以白帥惟取其蔑利放之適寇至蹴其舟爭取蔑噉狐火以天女劍指舟尾蔑將盡而戈矛若麻寇大驚欲遁舟中之眾擊之落海死者半餘人悉降轉乞為導漳泉傍海之縣稍有所掠顧不敢突入重兵地狐火策曰海上事當以先聲奪人今王自視為假崆峒山前之樵諸將吏相視皆樵之部下何所振奮乎請即正崇名定大分雖從之即其舟中稱南漢王

物餽大署南漢王關節字雖大悅私謂狐火云遠人亦識國號天下事大可為矣然久假非有其寃安歸狐火云臣嘗啟素書知王據兩方土惟三日為災過此則舉頭天外海內皆見也未幾卓將軍以王久事戎行內官未脩進其女堃兒遂冊立南漢王妃晉將軍國戚時閩智士歐陽昂入帥府請曰制倭易搜賊難若假某舟師數百酣卧海口以斷剝雖陳狐火之首首斷則賊中尾不振賊鐵而倭不足平也帥壯之授兵甲以待其時會雖之偽偏裨多四出為盜無節

制狐火繩以軍法猶不聽將戮數人其人卽大呼曰  
小千斤故貧賤交擁之稱尊尚不敢草芥我何物陳  
狐火以村學究弄兵將肆殘虐何不奮誅之爲小千  
斤戮力卓將軍王刺史皆以詞阻衆不可前執狐火  
斬之雌駭絕墮蓬窻底曰卿等謀爲變耶何乃害王  
之師傳衆自陳曰非敢勇而害上也彼乃假威之狐  
爲羣犬所噬我等願立功自贖請如前策僞爲販魚  
之舟入腹地成伯業王其釋罪焉雌懼從其請舟進  
海港如無人境將達岸有巡海數人詰之答曰舟中

惟魚無他海物巡海人詰之答曰舟中  
雌見前舟覆知時不利急掣狐火所遺天女劍督其  
徒從死魚中出奮兵刃格鬥晶笑謂左右曰賊以假  
自滅者當以假中之假滅之卽掣所負三尺劍指而  
叱曰吾假空峒山石碣神也今以劍取汝雌惶懼自  
擲其天女劍卓王二氏號其衆曰王以得劍興以失  
劍亡何不縛之以敵且緩吾輩死衆曰諾擒以詣晶  
雌叩頭乞免死晶遂入其舟搜得其僞册投諸海中  
符勒皆焚棄卓莖兒願爲王殉用兩檻車送大帥晶

乞貨卓王諸脅從死皆流遠方雖夫婦懸首海島卽所謂舉頭天外者也

燹堂氏曰奸人亦自有才偽者無乎不敗吾聞海亡命多樂嘯聚者尚其軍鑒於斯

蠟結雜記卷九終

蠟結雜記卷十目錄

竹勿山石道人著

肥僧

兩后間

毛賊

良先生墓

五大夫

山小娥

于思首

玉郎

吐墨魚

蝟蛄雜記卷十

竹勿山石道人著

肥僧

韓侯封上黨其猫勇過於虎凡鼠之屬悉供口腹其族幾殲焉有僧從大食國來者體肥重數百筋止於上黨之蘭若長老異之延入供蔬笋每數沙彌扶之禪榻坐則瞑目入定須臾出聞其誦經云昔有小王子入舍衛城放大光明普照大千世界見一鼯鼠得度入道發大慈悲救衆生一切苦厄滅他苗裔無盡無不盡度五百阿羅衆生頂禮而作誦云無始宗動

天小大在真宰混沌得精理先於周甲子乃歷萬千劫反困於邪魔似虎而淺毛食之甘如飴大慈悲父母不生亦不滅以此發神通努目三魔伏南無混元扁昌佛南無相州王菩薩南無碩大無量菩薩沙彌不解意謂此大食國經也未幾寺中所蓄猫半夜入卧榻處見僧目如炬則皆灰燼云此僧深夜亦出有虎雖十數遇中途者輒為僧大嚼韓國中譁然畏妖物矣其寺中寓一書生田姓者請於長老曰彼肥僧伎倆善厭人耳謂之此僧戶良久延書生入不識其姓也此僧持手云日某汝死近矣田不答此僧忽入內易儒冠而出長吟云田某其速死乎田仍不答此僧又入內戴兜牟持槍出逕刺田大喝曰吾殺汝田更笑而不答此僧嘆曰吾命盡此矣墮地死兜牟及槍皆不見頃刻化為巨鼠焉田生請烹以食寺僧肉甘脆三百人噉三日而訖然上黨之猫竟為此僧厭自此反為鼠欺云

歐餘氏曰猫害鼠適以自害鼠變僧乃為儒烹夫惟不為已甚則共遊化宇而無戕賊之見生然知道者



難也

兩后問

山東蒲臺縣唐賽兒遁後其徒多爲女冠匿海島小  
瑤光寺者亦青州境屬女道士若林經紀福田者爲  
定師俗虞姓膠人也業白于而嫁之年披緇若守財  
之虜寺號素封跣躄之輩無或穿墉而在闔矣時以  
春三月陳諸天百戲香焚如山錢盈其堵遠方人來  
觀而去者莫之推輓也遊人紛散寺將扃矣忽一道  
士蹙而行仰視定師目不轉睫詫聲曰異哉乃在是  
哉師告以跛者宜去委蛇何爲道士跪且稽首曰吾  
善相人周行海宇十年中始得貴不可言骨相吾忍  
去乎師平時窺鏡故有不凡想於是招道士入詢以  
空空者何貴之云第覓伊蒲卽所不惜道士佛然曰  
吾豈圖蔬筍者耶抑觀主容度非常請畢其說耳師  
與之座而請言所貴道士曰夫女流爲夫人者頭上  
有黃氣若無上之尊所至以紫雲爲蓋經行則白虹  
爲橋觀主當配帝王願目式王金勿泄也師頽頽欲  
爰向前合掌云卽當貴君已方外人矣豈有異焉道

人曰若武后之與太真前事可師矣觀主之貌在兩  
后間因留詩云瑤姬只夢楚襄王有宓妃曾皎太陽  
不及漢家飛燕在帳中滿月蛤蜊光燿而去師自此  
務修飾以待真主四年殊寂寂也一日師倚寺門見  
美丈夫傍徨徒倚如無所適者謂師曰寺可爲居停  
乎師既悅其貌心焉識之卽唯唯其人往來之客殆  
無虛夕師或飾粧往矚值其他出私檢秘篋中得一  
紙文書云皮鹿島副將已勒兵以待請進止批云已  
悉師方錯愕時其人長跪乞命曰君身何人使此僕  
諭曰已知之妄言族也師因述道士之語其人云卽  
吾魏元成也嗣是在苜爲好竟通于定師相謂卽真  
之日無忘入道之人數月後其人自外歸書空咄咄  
師跪問云大王何不得也其人云曩所謂大事者今  
休矣師乞其故則云海東卒無餉夏后之一旅將亡  
西楚之八千云散孤豈能無米炊乎師云取吾紺髮  
之膏益爾黃巾之幟十萬金可蕝事否其人云卽無  
慮瓦解矣師爰傾筐以贈其人云後此三月遣親軍

迎汝遂持去涕泗爲別越三年竟不至師因信道士之言不謬而求故劍切齒終身

程抑谷曰女冠多財致寇至似也好人爲鬼蜮師之死勿悟愚矣考其時某師尚在果何狡獪之徒以其名爲戲者不著姓氏殆惡惡欲短之意歟

毛賊

光州多盜魚氏劫人於舟熊氏掠陸行之賈時爲官兵捕戮之近黃州界者居民剽悍盜相戒不入其里此村民宋繼鵲嘗夜歸迷途望粟薪中燈火卽而訪門戶則小家茅屋若居停主人焉叩之一如鬼者窺而出繼鵲驚欲走則主人笑迎於門左呼曰夜深矣客何往乎拉繼鵲入視其人體圓而多刺聽其聲若嬰兒因出饌惟瓜果之類繼鵲托以腹果不食主人自吃且盡而爲客設榻客昏然就枕忽門豁前鬼滾而至床繼鵲驚起出鐵錐刺其胸胸爲破則茸茸如野猪豪者裹而合圍焉良久繼鵲斃無人知者其弟繼經累月不見兄返仍抵黃州界訪之至茅屋下得兄之履慟哭叩局內不應知爲盜所害退而告村人

羅姓者曰吾兄爲毛賊剗蓋往救羅乃隨至其所出  
數斛麥餌之而伏機於左右夜半聞有巨口食麥聲  
機輒動盜入網燭之則一刺蝟大丈餘在網哭泣遂  
剗其皮而醢之祭兄之靈餘脂以治聾疾者自此光  
黃之間毛賊皆斂跡

賢書氏曰某公耳聾甚善笑不知所云云安得以毛  
賊治之占云鵲畏蝟傳所由作也又云盜如毛其斯  
之謂毛賊矣嗟乎穎也受封而賊也遭醢二毛之裔  
宜何如自止哉

良先生墓

金州靖康時恒被兵富人多藏者率爲土賊掠名門  
舊族之裔倉皇徙他郡其祖宗墟墓所在爲盜掘先  
是州人祀陶朱公有廟最顯亂後廟爲兵擾神變寂  
然羣盜將穴墓者入廟籤卜必小得財物或羊豕酬  
之時野外不天陰而鬼哭夜走榛莽者多陷空坎死  
有范赤秀才字形孫三十不能室家無一椽獨與母  
居塚上終歲不及飽煖彤孫貧益自立間爲人傭書  
覓藜粟饌母其親故半多財希與謀面恐人疑其乞

隣也時穴墓盜起惟范家世貧故先人得保體骨一日行中野傷他人之墓被掘者還過陶朱廟見薦牲毛血知爲盜祭慨然題云後來人欲鑄金難致富書令跣躋觀入墓也勞神卜筮下堦惟見刼衣冠家如有甌堪謀食友卽無袍亦忍寒傲骨祇今餘小范不妨終占一瓢筆投筆竟去後一夕夢有人吟一詞云少伯豈真市僧形孫的是奇男茹荼非苦薺非甘死不怕貧真膽休怪錢神懔懔致成錢虜愚慙試看廉極轉疑貪白骨黃金同坎仍示帖子云君所居塚後

十里明夜有穴良先生墓者宜往阻之此大陰德也形孫醒愕然但不知良先生係何時人然神靈來告義不可怒卽以是夕攜燈火出十里後將說羣盜果有圍火炬如城者人甚夥形孫縱步叱之其地作崩榻聲人炬皆落奔形孫持燭尋其踪下丈餘得小徑行百步豁然見星斗有石門矗起一碑隆然燭之題云東漢白波幕下無終良先生神道碑記云先生白帝苗也其先種赤堇山爲頽姓徙垠墀城更姓垠以取攜過多真宰疾無限乃隱輔土惟隸良氏遊無終

悅之營巢焉曰無終終也於是乎良東漢之鼎白波帥獲先生釋其俘而謹受教先生喜且請曰將軍以何備僕帥云夫吾弄天下兵挹財漿而注貧斗顧財罔脛走安得致之至先生謂佛哉時乃散厥爲衆甲取而乙後與及丙而癸使鏤金爲廣柳車其人於何置臆毋以待焚之身遺象與居也帥慚云蟲未蟄昧乎死未蘇忘其生且置斯論而啟乃心卽長跪先生大不得已入幕中稍稍借著白波之徒取盈仍不恤黔首先生惡其反范生言也行道去漢斬曰波軍中

獲朱提異藥汁半無皆先生唾之餘不知者輒謂所掠物也先生旣歸隱不娶曰吾族爲世害甚於兵疫吾生平種德不百其人呼予壽者億萬萬矣故吾不願息先生所宅煜然有光窺之如洞天高深不可測也室與瑤池異蓋彼玉而此金也晚年不自紀春秋殆不止百歲將終屋廬化爲止水浸其形不壞營所營壙移入而膜三日忽起謂僕從云塊然者何人埋待人而蕤語畢遂復瞑門人伏連山記年月日不可識形孫乃夜歸召塚旁丐者借鄰村鍊具云將掩新

掘墓村人有疑其無賴效諸叔者至良先生墓引羣  
丐開墳門中跌坐一人白如雪僧豐頤大腹光閃爍  
難逼視坐下噴珍珠泉則水銀瀉不已有頃人與地  
皆爲白金羣丐則惟見白氣中蛇虎搏噬莽不顧走  
出回視則彤孫亦不見暗喜自脫免惡物矣彤孫見  
羣丐走知寶藏有歸而聚散之理碑略言之神不欲  
吾私據也拱手祝云妻人多財以福爲災吾將以旣  
去之厚寔惠於方來而與造物閉與世人開先生速  
化弟子勿哀祝畢風雷出於墓外捲彤孫去旣曉則

荒逕無鹿豕跡惟小碑模糊苦良先生神道焉彤孫  
志其地而返後十數年兵革稍息齊魯大飢彤孫請  
於有司自賑其郡詰之因自陳發藏事主者云書生  
以財結民自速死耳蓋獻於朝彤孫稱善示小碑處  
百人開墓進則茫乎無白金一僵卧者尚未化焉人  
燒之水銀傾盡而腐主者謂彤孫妖妄將逮治之而  
彤孫與其塚上母皆失所在或疑彤孫貧而不貪天  
帝召爲主藏神也

復堂氏曰良先生若近若遠可遇不可求彤孫繼丹

此與雜言卷一  
之後貧而忽富富而仍貧亦在蠶與舟之間矣何世  
之穴墓者之多而惟見僵卧惟見水銀者之終於無  
有也

### 五大夫

歙縣山中有松滋侯廟村人歲時祈禱山下書生栢  
心者與表弟桂粟窮經於珠樹里之他山學舍值夏  
夜桂生先寢栢生納涼見衣紫絹女直入桂生室旁  
若無睹栢大驚不知所以旦而詰桂生顏酡且不復  
辨越三日栢方恍然

驟無以拒之再姓之云阿金姓白奔桂  
郎者卽吾姊娉娘也隸仙曹宜偶君兄弟幸秘之毋  
爲烟火人覺其明夕桂生以瑛詣栢舍阿金亦出見  
桂生兩女兄弟儼娉娘也無何離學舍三里許爲喚  
鳩村李氏二女長小瓊次如玖皆美有才而未字當  
秋余同夢見衣黃紫女郎褰帷入日且起偕訪我家  
郎子也瓊與玖不覺攬衣起從二女行身輕於蟬葉  
卽抵二生室方瑟縮間已與二生爲禮六人倚書幌  
坐不及惘歛衣黃女取筆研衣紫女出院花箋如束



阜大云今何夕也可無叔伯之倡和乎命柏生首吟  
卽用韓孟會合聯句韻云莞尔羣江斐惘然兩韓重  
客思並坐嘉夫失當關勇入夜眼花溜傷秋眉翠聳  
心精紅豆生舌慧青蓮湧仙袂動多違親幃聞少壅  
蓬飛休掉頭萍散不旋踵拾翠若聚窟貯嬌有私壅  
虛含四美嘖寔切一難恐織錦多化工讀書半情種  
言謀禮所拘求牡詞猶冗一晒火焚袂頻傷形見塚  
憑渠築室謀勝彼專房寵且誓月當頭寒盟神據棋  
御良賈妻笑國急曹人恂娘子軍且勞大家法宜奉  
賜毋挑卓濁白豈嬖離腫君弟手屢叉女兒背常擁  
都忘巾幗羞爭效盤匝捧勵志從書蟬工吟助壁蒼  
先迷識佯痴後至詛病腫不字惟絲牽相思以革鞞  
追懽惜紛呢迨吉徵傷罇窺宋情逾親感甄意更悚  
離竟逐縣旌蕩跡隱荒茸太息貽我管何圖竊其珙  
鴛鴦悵河梁鸚鵡懷關隴好夢烟雲飛幽期雪水溶  
人疑樂昌奩誰脫元機琴匹是才著奇讓於婦稱家  
偕行美雙鸚速化耻獨蠅飲行十千治迎當三百軼  
白駒須芻生青鳥趁毛氈爲媵愁有拖館娃陋居甬

與君歌綏綏如水幻淘淘賦畢瓊玖意珠戀戀阿金  
促之云此幻緣耳兩姊盍歸謀之媪翁此雙雕可落  
也因與瑛各携之這自是瓊與玖感事懷人卧病勿  
藥其父母來視惟俯首泣母忽檢玖之奩具得瓊詩  
云曾從高會賦天台喚飲瓊漿不肯迴道是蘭閨能  
捧硯可能攀取柏梁才註懷柏仙玖詩云蛾眉小咏  
簇銀缸頂禮文星乞受降錦字莫教三歲滅此生長  
願桂枝雙註懷桂仙父母大詫疑有私觀二女羞澁  
陳夢境母給之云

一 生求婿音

紫色入二女之房執手嗚咽若故人契濶者父母詢

之二女云此卽夢中月姊也其父母始疑兩妹非人  
乞留姓氏而以十日待命兩妹竟去其父母將受魅  
事告之柏桂兩家而以白氏瑛娘阿金妖惑狀投牒  
於松滋侯廟侯托巫者傳語云二物者木妖也某日  
夜侯自陳兵與戰村人於兩山頭擊鼓應之必勝妖  
矣及期卽如侯教集珠樹里之男於東峯喚鳩村之  
女于西嶺二更後炬相耀鼓相喧也有頃侯之戈甲

自廟中出兩女自雲外來初鬥侯軍中黑霧起香噴  
山谷兩女戰不利變爲二虎一黃色一紫色自霧中  
出侯大怒呼弟子迎敵則有小道士十二人向虎搏  
紫者先作吼聲直立吸道士入無踪影黃者吐金氣  
萬斛收黑霧如掃侯兵卒困敗單騎遁去杳如烟然  
兩女寂不復見村人轟然退初不知神爲何物敗翊  
日巫者復傳神語云吾爲妖所創請於其祖五大夫  
從泰山來擒治之至某夜村人視吾神燈所落掘地  
驗之必有珍物村人以前敗疑神不足恃好事者雀  
躍殊甚至是以仍從兩山頭屏息伺之旋見侯拱立迎  
侯有旌節至者如秦官制當是五大夫手弄兩虬龍  
呼二女孫字則衣黃衣紫者伏地哀訴五大夫教之  
曰吾孫不安貞何以無生不韞寶何以善道捐爾幻  
質返乎初明以無成爲成因不化乃化不亦可乎兩  
女皆慟復變爲黃紫二虎走深岩五大夫旌節亦沒  
倏有兩神燈踪虎去村人荷鐵鋤隨之至榛莽中深  
且莫測神燈忽兩處落村人守其地待明而掘焉始  
一穴得虎魄血色如盎大具人形殆卽瑛娘矣旁有

古墨光可鏡者十二枚蓋卽所稱小道士也繼一穴  
得虎魄金色者微小於蓋亦具人形殆卽阿金矣時  
柏桂兩生亦臨其穴見則泣而各抱持之村人素媚  
兩家者以二魄並墨歸兩生俱投地謝拾以歸他山  
學舍設位供養墨十二枚尋化去李氏姊妹聞變異  
後誓不適他姓以報瑛與金作合之靈而兩生亦願  
爲繼流不負存亡四姬也旣而松滋侯托巫者言曰  
李與柏桂舊婚媾也二魄爲鳩媒以喪其天吾州火  
者也請執其柯三家父母皆懼爲侯責禱于廟而從  
之間二女先謝兩生年八十餘携二魄入山

鳳梧主人曰二魄之光明陰洞陽而爲墨精所制豈  
元珠之用神與夫松滋侯爲五大夫家灰燼之餘困  
于二魄勢所必至顧致其祖伏其孫若操全算者何  
也蓋二魄之狎兩生也侯得以請于帝二魄之牽二  
女也侯得以誓其師矣故曰牝馬行地安貞之吉守  
雌者其勿騷動焉而後可

山小娥

单生翼鳴家嶺南世採藥業父峴走嶢岩四十年

日偕其妻行幽壑中見鏡光如雪若佛後圓影謂其妻曰此必鏡龍湧現示我光明也蓋往覘乎其妻曰地非靈山安有明心見性之寶設為妖餌受禍必奇蛻不聽先投鏡中大呼救我則腦後裂冗如漏髓為物咬死岩前其妻奔告諸村殮之歸不知何妖害也翼鳴年十六嘗以母臨歿屬其擒妖物雪父仇為志凡此山之獵徒釣叟及遠近符術羽士率跪陳其父被毒狀俱不能測惟嘆息已息無何有女子自媒願依翼鳴者云山小娥父為風飄去母尋父避九州娥

聞郎有大仇未報自青齊來與郎合力圖之耳翼鳴憐其志年故匹敵遂諾之居三月女持五色絲帶繫腰間謂翼鳴曰吾親自訪妖便即縛之歸耳脫有不和吾曳帶郎心動可登山覘虛實也復授一囊云聞吾哭聲即舉囊招手曰速入翼鳴惻然如戒女竟去行灌莽中半日無所遇曰既西夕隱聞澗邊笑語俯身視之皆彩衣小鬟也尋一少婦出為道士煎服水田衣呼女入憇女知有異謹慎始入其居勝蔓綺交門戶橫直有女理知牽蘿補屋之功密焉出盤飧饌

客女辭以宿飽其婦哂曰媿無珍羞拚飛小品如水  
之魚龍山之鹿豕焉耳娘子誠廉盍觀我朶頤而聞  
其食葉聲乎女頓頰其頰曰主人休矣何乃刻畫而  
成唐突婦大噱自飯畢以所爲詩示云一縷如膠自  
絡奇智珠應問我爲誰纏綿在腹餘兵甲展布成圍  
比奕棋世路何人遭漏網天涯有鳥化遊絲爭如斗  
室縱橫策逸獲難教省括知女郎和云色絲飛去已  
三眠栩栩高情屬靜娟名哲尙留奇姓氏言眉獨見  
好詩篇抱冰心覺花無賴投火身爲玉可憐一捲妖  
氛請入甕豈無人縛野狐禪婦艷然曰娘子可自縛  
耳焉能縛人女曰妾言也主人真智珠乎婦解頤爲  
女設榻以永今夕夜半女潛伺其隙則百斛光明絲  
縷從臍孔出室生白焉小娥乃解五色帶按其腰臍  
束之光盡滅腹隆然有聲婦自夢怖醒手足蜩縮如  
拳呼曰娘子惡劇窘我何爲女曰爲阿翁復仇擒猘  
郎子耳主人無乞憐婦大叱咤羣婢速視我則小鬟  
十數人各以鏡涌入小娥帶將盡無禦侮物衆小鬟  
爭以鏡合圍而其婦以手口斷五色絲如裂帛起捉

女髮擲庭中仍吐檐內絲縷裹女倒懸屋宇下于是  
女曳餘帶翼鳴果心動卽携囊登山望之見女落大  
網中牽絲多婦女聞女哭卽以囊向招云速入女果  
脫網處囊翼鳴喜可知矣條空中一鏡飛至并此囊  
網去翼鳴慟絕卧草間夢其父母告云兒勿感小娥  
之母已從文昌縣來解網除害矣明日急呼村人持  
利斧入谷斫鏡殛餘蠶女當仙去勿復留也遂寤且  
而邀村人往伺有烟雲雜花草香起于山下天馬御  
風行竟投鏡處聞小娥呼曰阿姥救我馬革旁裂中  
露天女像卽答云兒無恐袖出小馬頭若鷄卵者擲  
去如破匹練巨鏡亾惟飄網絲億萬斷小馬頭吸此  
婦臍帶脫落現一大蜘蛛混沌圓復將容數斗焉小  
娥脫網仍以所居囊掠蜘蛛入物瑟縮如球小娥駢  
指書螭字血自漉出且盡化徧形爲壁錢猶如益大  
以奉阿姥村人持斧者遇小娥輒斫皆破之各斃一  
小蜘蛛于內壑中集毛羽無算天女收小馬頭入袖  
中謂小娥曰三神山近產香蕉兒可往主其香火小  
娥遂與翼鳴別曰父仇已復妾志亦完君值秋風黃

葉時母哽咽念妾也煙雲復起女隨天馬飛去翼鳴  
悵然無偶欲往三神山訪香火人杳不可得  
思亭氏曰蜘蛛網物爲仁者所必誅五色蛾爲人報  
仇幾捐身命馬頭娘之命駕以慈而成蛾與蟬之孝  
與夫孝百虫之本而况于人乎蚕蠋有功于人明禋  
受香火者于蛾爲僅見孝女之食報從豐禮也陰賊  
網戶不爲斧誅者何限蓋聚而殲旃造物有所不忍  
始將留惡德以彰善行者耶則蚕不厭少而蜘蛛不  
厭多矣

子思首

鄺昆吾陝州人少苦荆高之風棄書學劍空堂風雨  
有婦自涼州來鐵奴携一男一女爲托屏人語曰女  
可使妻男可使弟良則畜之莠則誅之爲我復仇爲  
君立節鄺慨許之婦欣慰而去詢其女名薜生真絕  
艷也年十九男薜郎少三歲亦有殊貌皆非鐵弟妹  
因配薜而弟薜年餘或從雲中以書至爲義友雷風  
恒云其十四歲兒爲富貴畧去妻聞而自經某不復  
能辨此請鄺圖之鄺倉皇與弟妻別歸期杳如也初



女之父胡老嘗以勢焰虐婦夫陷獄死婦僞爲搥搗者載胡自覆舟而沉之獨浮三十里登岸夜劫女出其家無敢禦者歛郎余姓其母卽婦戚也爲寡婦無行反以淫謗婦致婦爲姑棄姑尋以憤卒婦乘夜與寡婦同寢噓腹中火焚之郎懼焚遂從之竄也婦因教兩男女道術生竊婦隱身障面私以月穢厭婦法訣無靈郎亦吞其鍊骨丹得解形術時輕薄作慢罵聲婦俱無如何也乃佯與盟而寄之鄰君自揣摩以精其業鄰旣遠適女每念獨有羊生者貌于思而失

檢自隣塾挑之女勿拒也夜縋而入竟成不可道焉郎諫曰爾我皆水火之餘覆巢誠無完卵吾子果不德昆吾之劍將安逃耶女曰有命在天何所求避且苦節之貞豈關神化乎母規我郎詞塞乃奔雲中訊鄰薜生益無忌憚思羊生遁偕走南鄭僞居逆旅焉是時雷風恒之仇人爲鄰手刃于妓館十四歲兒復返官吏議殺人罪風恒亟陳狀鄰得免死戍蜀中將渡河遇歛郎述薜生敗行事鄰喟然曰此鈇家娘病我安知非我自取乎遂偕行至漢中遇赦脫桎梏值

迎春節鄺兄弟携手玩城市至逆旅見于思人同薜  
生並坐簾下蘇郎擲鄺掌耳語云而見乎不退于無  
人處鄺問曰於思人卽羊姓乎曰然鄺默識其所夜  
抽劍往初不知逆旅有幾家男婦也始其主人嬖一  
娼忽卧病出長鬚主人棄之令獨宿主人之妹爲半  
陰人人不及知也嘗以夜半登長鬚娼之床求合至  
是鄺窺其寢室燈光熒然見一綠髮女乘于思人大  
怒抉戶入刺綠髮女腸出腹而決於思首天明詣縣  
自陳已而逆旅主人跪訴其女弟被盜刺腹死病妾  
無首狀令愕然戲謂主人曰汝病妾豈於思者耶主  
人曰然也因有此異棄置三年與妹隔房舍不知何  
以死一處也請鞫盜鄺駭絕復請詰未死兩男婦逮  
則虛無踪焉令始信鄺快殺非無因而驗尸身則主  
人妹尚露半陽也主人方審爲私情被戮而盜已伏  
罪乞抵死命蘇郎爲鄺陳說令說其詞色加意開釋  
之謂主人須捕薜生男婦方定其讞主人亦知過悞  
獄得緩令羈鄺於官舍願得郎爲青衣郎告於鄺而  
從之未幾令呼鄺告曰汝弟爲吾收畜乃昨者從內

寢出亂吾家勿聞何以處此鄺憤極叱郎出擲劍迫  
之死郎曰兄有叛妻而不能報殺順弟何哉言訖出  
不意製劍擊鄺傷股鄺大吼奪劍劈其腦應手斃逾  
時而失其尸愈疑妖妄矣鄺病創三月夢老嫗教之  
曰子劍長而廣爲物所窒吾授子搓劍丸訣如其教  
病愈而術成令憐之全脫其累鄺辭去因思鐵姓之  
言果有驗矣終未了了將入山訪之求益劍丸之理  
西行近涼州境憇陶穴中尋有女子荷一囊至者爲  
薛生負劍隨其後者則欽郎也皆拜鄺云吾師遣迎  
君也師曰至無何鐵下之驢與廣禮曰弟妻輩無  
狀命之請死君自處分鄺曰薛生先不及擒欽郎被  
殺而復活曷以受縛鐵云生能隱身遇吾於尼氏庵  
吾命女奴闖羊生卽洒血破之故羊死而生成擒也  
郎能解形先死而仍蛻去彼見吾至將遁吾遣生投  
神鍼釘其目亦爲生擒也今君劍丸雖神無能傷彼  
二孽耳呼鄺擲丸及欽郎截爲二軀丸人手則體仍  
合及生走入壁中有頃出執丸爲謝鄺大驚曰若然  
劍丸爲無用矣鐵笑曰吾仇已復君節已立若棄其

舊怨以二孽與君談劍術可乎鄺謝曰皆吾師也何  
敢言怨鐵曰不然吾且爲君煉之其無敢作隱也而  
後可補出一物若瓠呼男女入則皆踊身進瓠不見  
小人不見大再呼而寂傾其物則有兩煙縷不絕鐵  
喜曰可用矣鄺云無所有更何所用鐵咄咄命鄺自  
呼之則生與鄺自煙際下皆答曰在昆吾方大悅問  
鐵氏入雲端座拱手作別生以男女入山劍術終不  
傳世

思亭氏曰仇人之子女俱錄爲高弟仙者無我也妻  
與弟皆仇人卒奉爲師友學仙者爲我世故鐵家娘  
近乎墨而鄺昆吾近乎鄺能言學鐵氏者楊墨之徒  
也

玉郎

楊叛兒南奔後靈太后爲楊白花之曲以寄幽思復  
覓得于闐玉刻爲楊郎像常服膺焉及爾朱榮沉太  
后於河人物俱委濁流玉之殉后亦其所矣叛兒在  
南朝尋亦天死埋王之讖先之也北宋時汴人燕介  
于嘗從河北晚渡歸月中行沙際有物蠕動伺之則

白石披沙拱立如人形者提歸其家洗而玩之玉色  
紅白正面篆云仇池小郎昔有十四字飛去飛來雙  
燕子願卿楊花入窠裡註小行古月仙姥和淚志介  
于故少學問不解所謂但云此郎與吾燕姓有緣伴  
讀斯可矣置之座右時供香花冀玉郎之來觀忽一  
日晝寢見玉郎冉冉自其座下地條長大爲美男子  
介于醒而視之則宛然人也拱揖云公不知有楊花  
則真燕子矣卽伴讀何如介于大喜昵而謝之自是  
客至則韞玉

離垢庵爲尼名靈瑒嘗謂介于曰水火刀兵皆劫也  
吾故避之而入道弟其慎哉自玉郎伴讀後介于罕  
往視姊靈瑒遣招之談空乃懷玉郎去瑒問何以寂  
寂豈儒家有玉女者耶介于曰無之懶是真耳瑒因  
謂談陽變陰合之原水火旣未濟之理介于不特見  
疏兼之心短徒唯唯耳半日辭欲去瑒勿許留蕊蕊  
且施禪榻已與其徒兩人閣中習定是夕介于所懷  
之玉郎忽失所在中夜憮然曰玉郎妖也入天人廬  
舍豈其遁耶質明瑒卧病以藥餌之事任介于不得

已延醫者調藥以進凡五日而愈介于告歸則玉郎  
闖然自其懷中出介于驚謂郎向何往使而公無伴  
徐答曰公失數日之伴僕諧三生之偶矣介于惘惘  
亦不復再詰嗣後玉郎中夜屢失所在誠無如之何  
後日璿來責介于曰仇池楊郎托仙質於主人弟何  
不令見我介于問何緣知玉郎璿愀然曰其前身曾  
借我爲水仙者也滄桑之後往劫復來應涉妄緣納  
空門杵曰耳亟將出介下斬且懼式玉郎於几乞姊  
視之璿以口呵玉郎

卽納之懷謝之

沈滄來別云

公姊與僕續前代未了之緣以水沒今以火燔從  
此無生無死矣公明日盍觀於離垢介于惘惘且而  
詣訪則是夜佛爐爲灰燼惟二徒竄去璿玉皆化介  
于後訊其徒則云吾師自懷玉歸郎復人質失仙者  
範穢褻及吾輩但謂吾師爲靈后吾師直嬖之曰楊  
郎昨夜室中有赤雀飛入三更火作殿中風雷震駭  
有擊仆聲聞兩人呼曰玉石俱焚于劫一身化欲速  
哉永無迷津吾二徒從無火處由竇出庵爲焦土云

此山茶言  
介于病其姊喪而自幸一燕石也不與玉郎俱焚尙  
得爲燼餘也

自記曰爲玉遭劫何代無之人而玉玉而妖而仍幻  
乎人以生終返乎玉以滅豈非泡中有痕影外成想  
極之於無所不極而餘之於斷無可餘辨愈詭而旨  
愈微矣不知者以爲縑染淫荒爲陽春曲中屬和則  
並不知靈之爲靈又安見夫玉之爲玉

吐墨魚

竟有得先系關中尙氏生時吐墨水盆爲之黑其家  
以爲異微冒姓党若云尙黑然入京習文士貌惟利  
所在嘗賦詩言志云有欲姑緣木無私或兩金管商  
難藉手桑孔易論心知其性嗜貪黷矣初以工曹椽  
出判長城窟索商賈費無度扣關者苦之以其叔弟  
兄多擁節鉞延緣上官再任刺獬獬蠻地部兩令苞  
苴者手足之簞簞者奴僕之文士有才望尙惴幅者  
踐履之且顛連之前進士弓戴禮爲之屬勤民之暇  
藉書枕醴古名士吏也而有得視如仇敵弓略不介  
意竟遭鉗網奪印綬春城且云先是黔州帥某器其

才且引爲親暱故毒焰內熾貪泉旁穿尋守古夜郎城而妄自尊大益無顧忌矣其初夜郎人未之變也太守販錢利維倍鬻鹽利二倍糴穀利三倍率售其貪於邑令而主者無名旣而徵求無節榜掠不時民行呼於市相戒不入城有得檄令使捕誹者令爲民逐某帥聞變以他事奪令官太守無恙自是包羞無怒行險以柔見里老則揖呼嗇夫與談而遠州之猾爭欲得太守而甘心焉一日有得以事行部入館舍飯未終老者號幼者訕止矣寺勿與挺不移時而圍

之數重有得大駭噉噉雷二百人集侮民吼地若雷二百人皆潰其州收黃君向得民望厲聲前曰民等欲爲亂耶盍先縛我勿犯長官則皆伏地謝曰誠不敢貽使君憂然二千石仇也民願以頸血澣收曰勿然長官何負汝輩而不遜若此則皆曰朝廷役民輓輸給厚直老公乾沒過半而又鞭笞之若牛馬民是以乞借死也收不得已急入言之有得挫衄之餘無不惟命第痛其積金之散也咄咄無數而後曉喻焉然環視者若無退志適鄰有漆棺將盛尸者有得



厚賂其家屏息卧棺內虛掩棺蓋旁穴孔焉數村人昇之行其子女號而出遂脫於險斯困也有得諱言之某帥偵知其事踞坐罵不已因與之絕有益惶懼又嘗以多得金虐一州過此必下帷輿中懸兩劍歲餘有得防漸疎州民伺益密常以事間道行薄暮索牽輿人及火炬頃之村人螭集者以于計婦女辱詈或以溲器灌從人頂而爭擠太守入河有得大恐率其牧及學官武弁之屬長跪乞命出誓不敢擾民輿從星散後者飽老拳矣天明州將率師至圍始解有得以得生爲幸仍不敢陳被創事某帥聞之亟遣使解其組請於朝以病免代者痛有得之速謗而募民爲梗亂未可已逮其尤而竄殛之此州稍定有得旣無賴將還里明珠若薏苡爰易金而郵致其家先有巨盜劫夜郎爲捕者獲餌太守金得出於岸至是聞其北歸也潛走荆豫界糾他盜而其利其財值有得賄至羣起掠之衣裘悉委於道有得聞警引佩刀自決曰吾不能生渡盧溝矣遂歸行至武陵一夕嘔白痰數升卒武陵令夢有得來謁示詩云曾是前身

吐墨魚不遭墨辟快何如白金化作白痰嘔生死無  
忘貨殖書武陵令太息告人曰烏鰓魚名度事小吏  
轉輪爲墨守守乎鰓也誅於旣死其刑墨也  
蕝塘氏曰有得非人而某帥縱之於始寢息於終恐  
太守涓濁而節使亦非涇清矣夫烏鰓之上更有烏  
魚然則合污者可勝感矣

續雜記卷十終

